

延安精神，塑造了我的灵魂

□ 张书省

我是伴随新中国成长的一代，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特别的感情，对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延安，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中描绘的场景，我一直念兹在兹萦绕心头……

1972年夏，我随西北大学600多名工农兵学员和西安10多所高校的几千名师生，背着铺盖卷踏上了步行奔赴延安的旅程。风餐露宿，野炊跋涉，艰难夜行。当我们终于看到高耸的宝塔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边哭喊着“延安”“宝塔山”，一边发疯似的向前奔跑。搂定宝塔山的梦想实现了！年轻的心真是高兴、激动，感到热血沸腾。

梦中的宝塔山，梦中的延河水，梦中的土窑洞，梦中的小米饭，在那一刻全部变成了现实。登凤凰山，走王家坪，上杨家岭，访枣园延园，在党的七大会址学习“实事求是”，在张思德墓前朗诵《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和斯特朗谈话的石桌前领悟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四八烈士陵园重温“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的爱国情怀。其间，我们还到鲁艺旧址，追忆当年全国各地文艺青年和艺术人才奔赴延安的盛况，又去桥儿沟寻觅《白毛女》《兄妹开荒》的演出旧址，耳畔始终鸣响着《黄河大合唱》的震天歌声。

返回西安途中，我们在南泥湾住了两晚，实地感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当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规模“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和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物质困难。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昔日荒草丛生、沼泽遍地的“烂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从一句伟大的口号，变成了活生生的教材。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南泥湾》，人人心潮激荡、个个热泪盈眶！

两年实习结束，我被分配到延安军分区，下派到富县直罗镇工作。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进入陕北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直罗镇战役”的地方，

是被毛主席肯定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的地方。那段时间，每天去当地住户家吃饭时，我都要询问当年直罗镇战役的所见所闻、细枝末节，他们讲述的每一段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都让人肃然起敬。一有空闲，我就去爬小镇北边的山头，来到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下，心祭烈士惊天英雄，感怀烈士伟绩功勋。我还曾几次到毛主席当年指挥直罗镇战役的指挥部旧址景仰、联想、思考。

后来，我返回学校当老师，成了班主任。我又带领同学们到延安参观遗址、劳动学习，聆听老革命、老英雄作报告。劳动英雄杨步浩给我们讲他拼命耕作、多产丰收的事，讲他去毛主席、朱总司令菜地帮忙的事，讲他带上小米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的事。号称“气死牛”的边区英雄郝树才给我们讲，他在战斗中肚子被打破肠子流出来，又忍痛把肠子塞进肚子用腰带一裹绑再继续战斗的故事，讲他在南泥湾开荒翻地，和一头耕牛比赛，把耕牛累趴下的故事……很多学生听红了眼睛。

那些年，我经常去延安，登上宝塔山，伫立延河边，看延水潺潺，听延安的新发展故事。每次都有新收获，让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之路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有了更深刻的认同，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跟党走，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再后来，我被调到陕西省电视台做记者，去延安的机会更多，有时甚至一年要去好几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除了宝塔山，又登清凉山，参观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广播电台旧址，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革命精神和敬业精神，学习他们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坚定执着和慎微细致。也让我对自己要求更严，时刻警醒自己，做电视工作，对每一个画面和声音负责；写文字，推敲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汇，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延安不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宝塔山的山根被砌上石块防洪，登塔的路从土路沙石变成水泥路、台阶路，塔下的绿化一年比一年美观漂亮。延安城里隔河相望的王家

坪，河上修起了一座美观的新大桥，宏伟辉煌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拔地而起，游人如织。纪念馆展厅总在美化，展品不断增加，看着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仰望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岸身影，总会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除了日常报道延安之外，1994年冬，我和其他记者专门到延川县采访拍摄了国家教育部表彰的下西渠村小学教师王思明艰苦办学的先进事迹。王思明是全国劳模，也是全国教育系统当年树立的典型，我们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为了娃儿们的明天》获得了当年度的中国教育新闻奖一等奖和陕西新闻奖一等奖。

1998年，我和记者到延川县的刘家圪塔村采访拍摄《秀美山川从这里起步》电视专题新闻，讲述在几千亩土地上退耕还林还草，3年间治理14000多亩塬岭土坡，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模范事迹。新闻播出后，在陕西、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2000年，我又到吴旗（2005年改名吴起）县采访退耕还林先进事迹。当时，吴旗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森林植被已达70%的地方，是卫星地图上中国北方由黄变绿最突出的板块。站在红旗山上，俯瞰这个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的革命圣地，我不断地回想，当初十万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几千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初期的岁月是何等艰苦卓绝、九死一生。我们拍摄的电视新闻系列报道《绿水青山新吴旗》，后来被评为2001年度陕西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我有幸多次获奖，并被评为陕西省十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成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高级记者、优秀党员，这固然离不开自己的不断努力，但我心里很清楚，没有党的教育和培养，这些成绩是不可能取得的。延安精神的学习熏陶和潜移默化，更是注入了我的血肉，塑造了我的灵魂。

我在《新闻规矩和随“新”所欲》文集的跋中写到，新闻人第一要爱国，第二要敬业。要爱国爱人民，特别要热爱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老百姓，要热爱和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相对贫困弱势群体，要具备吃苦耐劳精神和献身精神，具备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即使面临危险，面临牺牲也在所不辞。

我们这代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绝大多数在党旗下宣誓的共产党员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延安精神，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信念、无畏牺牲、艰苦奋斗、永远向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境界。

延安啊，伟大的延安，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啊，伟大的延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儿起步！

延安情怀，延安精神，早已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视作自己的崇高使命，我把党的新闻事业视作自己至高无上的事业，用心血浇灌、用生命实践、用成果兑现。延安深情，塑我魂灵！



父子两代人的政协情缘

□ 张恤民

我的父亲张佩圣1921年出生于洋县龙亭镇杜村雍家湾，2010年与世长辞。

父亲自幼聪慧，在祖辈的教育和影响下，发奋读书。1936年夏天以全县第九名的成绩考入洋县第二高级小学——东山寺小学。在校期间，父亲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刻苦学习、不耻下问，成绩优秀，得到了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喜爱。

1936年10月，父亲经过中共地下党员李茂德、李光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中共杜村地下党支部成立，父亲任党支部书记，在洋县县委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之后，父亲经常在大龙河对岸的石龙庵庙后、汉江边的镇江庵、雍家渠等地秘密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宣传党的共同抗日纲领和八路军抗战事迹。

1940年6月，国民党在洋县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形势异常严峻。为保存有生力量，党组织决定派父亲去延安学习。父亲到达西安后，因为封锁严密，始终无法成行。经请示组织同意，父亲暂时参加了洋县赴西安教师训练班学习，然后等待时机前往延安，但是这个机会父亲一直没能等到。此后不久，在一次参加的对日抗战的战略和战术学习讨论会上，父亲满怀爱国热情，慷慨陈词，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和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的英勇事迹，第二天，特务们诱捕了父亲，并把父亲绑在板凳上，进行严刑拷打。父亲昏迷两次，始终没有吐露任何组织线索，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

1941年12月，父亲被押送至西安西关外伪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这期间，

父亲遭受国民党劝降逼问和种种酷刑，他宁死不屈，坚守党的秘密。1944年4月，因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父亲等一批进步青年被释放出狱，但被强行编入国民党队伍。1949年，父亲所在部队在四川宣布和平起义。全国解放后，父亲落实了身份待遇，被分配了工作。

1980年父亲退休，从1984年至1992年，父亲连续担任洋县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父亲尽职尽责，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踊跃参与政协举办的各项活动。每年在开政协全委会前夕，父亲都要深入调研，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有针对性地撰写提案，反映群众呼声。

1983年，为扩大政协社会影响力、广泛联系各界人士、收集更多社情民意信息，洋县政协在全县成立了十个乡（镇）学习联络组，我的父亲担任龙亭学习组组长，负责联系金水、桑溪、长溪、白石等七个乡镇的政协委员。父亲当时已退休，但工作热情不减，责任心很强。为了增加学习组工作成效，父亲常常步行50多里路到偏远山区与群众座谈，了解真实情况。父亲还把一些热爱社会公益事业、有参政议政能力的退休干部和社会贤达吸收进学习组。一年时间，龙亭学习组成员从最开始的10余人快速发展到近百人，人民政协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后来，父亲又把热爱文艺、有一定宣传功底的成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走乡串户在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宣讲党的政策。

那时我在家乡教书，和爱好写作的大哥自然就成了学习组成员和父亲的帮手，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们编写了大量的快

板、小品、秦腔现代剧、情景剧等文艺作品。农闲时节，父亲就组织宣传队到十里八乡演出。队员们不论是来自农村的还是退休干部，都是义务演出，集体开支全由父亲用退休工资补贴。父亲还组织书画家在蔡林墓村等地举办书画展览，活跃文化气氛。

为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知晓度，父亲自费购买水泥和油漆，在龙亭集贸市场一处临街的山墙上制作了一幅10平方米的宣传栏，定期更换内容，专门宣传政策法规、时事政治、两会精神等。

为促进区域产业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针对洋县丘陵半山区土质、气候等特征，深入范夏、龙亭、万岭等村与群众和村干部交流发展烤烟的设想，得到群众赞同，后来建议政府在东北部浅山区发动群众从事烤烟种植，使其成为当时群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父亲是一位很细心的人，早些年，县政协每年春节都要给学习组成员赠送带有日历的年画，不够时，父亲总要到城里书店、画摊自费选购一些年画，在家写好对联，在春节前的迎春茶话会上送给每一位成员，对年龄大的或因有事没有参加的，父亲也都要赶在春节前亲自送去。2003年，学习组成立20周年之际，汉中市政协、洋县政协、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导等一百余人在我家举办活动以示庆祝，时任市政协副主席闫重林挥毫题诗赠给父亲以作留念。

连续担任了三届政协委员后，父亲由于年龄大，退出组织，我牢记父亲的嘱托不断成长进步，成为洋县政协第九、十、十一届委员，并担任龙亭学习组组长，这使我与政协的关系更加密切。我沿着父亲走过

的路，一步一步坚定地往下走。一段时间里，其实父亲还是学习组的“骨干”，更是我的“导师”，只是没有“唱主角”罢了。

我周内教书，周末组织学习组开展活动，如遇重大活动节点，我提前安排课程，积极开展活动。在父亲和大哥的支持帮助下，学习组的各项工作风生水起。

作为一名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我把调研的内容放在了学校、留守儿童、校园安全、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课题都成为我撰写提案的主要方向。《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留守儿童撑起成长蓝天》等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受到政府领导批示办理。

2007年初，我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但依旧定期组织学习组开展活动。可能是宣传部领导觉得我是政协委员，熟悉政协工作，便安排我联系政协领导，主要负责采写政协方面的新闻，还主动给我订阅了《各界导报》和《世界》杂志。这些年，《各界导报》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帮助我成长进步。

30多年来，我和政协组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先后有200余篇宣传政协的文字和图片稿件被《人民政协报》《世界导报》《汉中日报》等媒体刊发，多次获得政协好新闻奖，连续20年被洋县政协评为优秀通讯员和文史工作先进个人。

如今，我已退出政协委员行列，学习组也变成了委员工作室，但我仍为政协工作的那份热情和深厚感情永远没有消减。回想走过的路，是人民政协让我受益匪浅，成为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不管今后的路有多长，事情多么繁杂，我都会珍惜与政协的这份情，依然会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端坐在靠窗的书桌前，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来，铺满书桌。我翻阅着书页，时而轻声吟哦，时而凝神默读，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的合欢树和紫藤树。这两棵花期超长的树，花已经开了好几周了，合欢树花色淡雅，紫藤树花色鲜艳，两种花树如同邻家姐妹，妆扮得各有千秋，相得益彰。此刻，一只鸟儿从窗前掠过，“啾——”的一声，算是与我打招呼。

□ 辛恒卫

坐在窗前景书香

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可以不受侵扰享受的读书生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二千多年前，中国最有名的老师孔子，就把读书学习的况味仔细品咂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读书的最高境界是随兴乐读，不被人逼，不被人催，不为稻粱谋，无须为了学历和职称，亦非为了论文和晋升。千金难买我乐意，依循自己的本心，尊崇自己的口味，读自己爱读、愿读、想读的书，如幼苗仰慕阳光、鱼儿畅饮泉水。

“乐之者”心仪的书籍从何而来？有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似乎是说，只有借来的书才“迫使”自己抓紧时间去读。鄙以为，这到底还是被动而读，读得紧迫、读得慌张、读得不自在。况且所借之书，有从图书馆借的，有与私人藏书者借之，或为公家之物，或是私人之藏，主权不在我，故不能在上面随意批注，不能任性折叠，因此少了些许趣味，多了些许拘束。仿佛到别家做客，手脚放不开，言行不能放肆，不比在自己家里轻松自在，即使赤脚光膀、打拳跳舞都没有关系。

我那些堆满整个书房的书籍，是积数十年岁月精心淘来的。先前，自然是从书店购买。在乡下农村时，骑辆破旧自行车，到百里外的县城书店，与两位爱书的同伴，一路欢歌笑语，多少欢乐、多少波折、多少激动。我还为此写过一篇小文《购书记》表达其中酸甜苦辣之滋味，与明代宋濂借书抄书的经历有得一比。如今，网购买书更为方便快捷，选好喜爱之书，鼠标轻点，电子支付，一两天后就能捧回“宝贝”。

书越多，而书房的面积却不能增加，最后整个房间达到饱和状态。书架上早已排不下去了，只好把一部分书堆在书桌上。书桌上堆不下了，就只能委屈一些书，把暂时不读的书装进箱子、袋子里，“站”在地上，为此挨了不少老婆的抱怨。老婆几次想帮我整理这些书，可这些书籍仿佛是“钉子户”，怎么也安置不了——因为小书房犄角旮旯都挤满了书，已经无立锥之地了，最后老婆只能叹气，听之任之了。

老婆说，你不能再买书了，把买书的钱买点营养品，这年纪大都退休了，也该补补身体。我笑着回答，书香就是人类最好的营养品呢，坐在窗前景书香，享受书籍的滋养，不寂寞、无失落，让身心更康泰。“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有书有米，何其乐哉！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史资源，本报今日起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 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